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八回 老秀才成全後進 小童子照應同人

話說湯德元自作主張，硬去帶兆璧弟兄兩人去報名。華老也無法可阻，只得預備考具，臨時令他二人前去。

且說大同府有個廩生，姓呂名瓚，本是個詩書子弟，只以家道不豐，加之品性又不端正，故此倚著這廩生，每逢考試，大肆欺壓，包攬認保，無所不為，籍此敲詐錢財，以為生計。此次訪得了華童結了湯德元這門親，滿想因此生出枝葉來，得一注財爻。後來，經門斗告知他：「華家是世代書香。雖然湯家有錢，卻是無事，何能妄生枝節？我看湯家鎮現有一戶，雖然不比得湯家富足，也還不相上下。聞得他家今年有人應考，倒可生發生發。」

呂瓚一聽，忙問道：「這人家究竟是誰？」門斗就將花名冊子掀開來與他一看道：「就是這個名字。」呂瓚一望，乃是李大椿三個字，就把他放在心中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華童見湯德元報名已畢，忙著這幾日叫兆璧做雙篇改文字。鬧個不了。不到幾日，已是月底。這日，湯德元一早就來說道：「我前日進城去尋客棧，卻巧遇見這鎮上李家的一個小子，也在那裡尋下落，預備應考。這人家甚窘，靠著母親做些針線度日。他卻竭力用功，以圖上進。我見他尋了許多地方，皆因租價太昂，實在為難，故此叫他與兆璧同寓。所有房飯我已與他言明，不必出錢，皆是我備。那裡不花用些錢？這成全人家也是好事。今日他已收拾齊整，專等你們一齊進城。這裡可作速預備，那裡還有許多事呢。」華老聽見他說了這話，也是道好。旋即，招呼廚中預備了中飯，以便飯後入城。

春秋兩位姑娘早已知道，忻忻悅悅，忙了中飯。湯德元也在他家吃過了飯，又將李家小子的東西搬運在一個地方，然後僱了兩輛大車子，引了兩名家丁，就向城中而去。走至上燈的時分，已入了府城內。到了客店住下。

次日，正是二月初九日，晚間即須宿場。那知李小子早上出去，到夜不歸，一直等到上燈時分，總未見回來。

心中甚是疑惑。若說小孩子貪頑，他又非不知事的小子。

正在那裡盼望，只見他匆匆回來，向著湯德元大哭。

眾人吃了一驚道：「你為的什麼如此樣子？」他道：「我至保師那裡畫結，他說我身家不清，不肯認保。若定要他認保，須送他五兩銀子方可畫。我說我是寒士，他說我是鎮上的首戶，不然何以同湯某人住在一起？我便苦苦的哀求他，反說我禮貌不週，挺撞保師。將我保結扯碎。照此看來，明日是考不成了。」

湯德元一聽，怒道：「他說你身家不清，他又未指出你的實跡。這是無故壓考！難道就罷了不成麼？我同你去，看他有何言談？」隨即起身，先叫兆璧兄弟兩人安睡，他就與李家小子到呂認保那裡去。

原來這李家小子就是李大椿。呂瓚聽門斗說，他家有錢，故此約了幾個同堂的廩生宿考。湯德元帶了李大椿，先行了師禮，然後湯德元問了姓名。原來這廩生姓黃名叫瑞安，平日也與呂瓚一類，見湯德元出來問事，以為有了著想，隨即通了名號。湯德元道：「李相公這張結是派在你先生名下，聞得尚未作押。想因小孩子年輕，禮貌不週，此時兄弟率引他前來。令他陪禮。一切總求包涵。」說著打了一拱，復又叫李大椿來叩頭。

黃瑞安被他用禮逼住，無話可說，只得說道：「湯兄也是我輩中人，此中苦情也該盡知。無論他是否開荒冒籍，即是我輩世家，也有一個禮節，不能叫我白白的。」

湯德元道：「既是如此。黃兄先畫便了。他卻是個赤貧寒士，所有的菲敬我代他奉上。但有一件，小弟卻是成全人家的功名。諸公如果不信，隨後訪他的家道就知道了。」黃瑞安倒要把結取出來執押，反為呂瓚一句話道：「縣考在你手中，府考不能還在你手中。現在將這張結畫鬆了，隨後人家不好畫。你今日要畫，向後惟你是問！」

這話還未說完，接住又是幾個人，你言我語。反把黃瑞安弄得不敢動筆。

湯德元見了這般，作急起來，罵道：「今之世已是詩文掃地。幸虧還有這班人考。振振皇家的文風。如你們這般糊塗，豈不失去了自己的體統！難道你不肯押，李大椿就考不成麼？」說了就怒冲冲的把李大椿帶走。出了大門，說道：「我現在預備帶你花錢到老師那裡想法，若再不行，領你到縣裡請他先行收考。有話隨後再說。」

李大椿感激萬分，隨後來到縣學。湯德元進去與老師說了半會，爭奈老師與廩生一氣，仍是推辭不行。湯德元也就不望下說，趕著回來，代李大椿具了一稟狀，先叫也安心睡覺，他就一人帶了家人來到縣內。本來，湯德元是湯家鎮的董事，衙門裡面也時常去的。卻皆因公謁見，從未請托私事。門後見他進來，就代他稟了本官，然後請見。湯德元取出稟狀告訴了實情，請大同縣先行收考，其餘場後理結。縣官見是成全寒士，也就答應了。

湯德元告辭回廳，到了更鼓時候，將他三人喊起，吃過飲食，湯德元又教了李大椿幾句話，令他先回。然後各人攜了考具，一起來至考棚，專候開點應名。兆璧、兆琨兩人先行，應名進去。又點了□來個名。只聽上面喊道「李大椿」三字，李大椿一面應名，一面趕著跪下，說道：「童生結印未齊，求父臺成全。」大同縣早因湯德元請托過了，也知此事明是保師勒索太多，故此未允畫押，乃故意問道：「印結為何不全？為什麼不到保師那裡畫押？」大椿道：「童生實是寒士，廩生無故索詐。」大同縣將臉色一沈說道：「那有這樣事情？國家定例本是論才典，難道為廩生生財之道麼！本縣先行收考，明日移學再核。」李大椿聽見這話，真是喜出理外。忙的站起身來，接了卷子，進場去了。

這裡又將眾人點完，然後封門命題，那知華兆璧、兆琨弟兄兩人，昨日一路進城，正是困倦不堪，到了城內，夜間貪睡，衣服又蓋得太少了，就受了重涼。昨夜宿場不無飲食停留，此刻進場又受了感冒，等到題目下來，兩人已是腹痛得很，一字也不能下筆。兆琨年紀還小，尚無得失之心，惟有兆璧心中受急。眾人起講皆已作好，他的草稿還未起全，腹中又是一陣陣的痛來，忍不住的要哭。場中各人疑惑他文章作不出來，或是槍手未到，故爾這般受急。

李大椿向來筆神速，一會功夫，就將起講作好，來看他兩人的文字。只見他兩人彎住腰在那裡要哭。問明原由，方才知，說道：「你們不必受急，先將這場混過了，二場你們自己再來爭那高下罷。此刻，我代你兩人作個手。」兆璧是不肯，李大椿急道：「難道你兩人交白卷不成！你又不是不會作文章的人，一時得病，誰沒朋友相助。」說了，回到自己桌上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

遂送與兩人抄寫。兆璧取過來，揀了一篇，先與兆琨，自己取了一篇，勉強在卷上抄了。那腹內仍是不息的痛。挨到午後，始覺稍好。二題下來，卻是自己的親筆。加之字跡又好，真個是清華朗潤奪目，非常的出色。到了上燈的時分，兆璧也就寫完了。接住，李大椿亦來觀看。彼此看了一回，皆是錦心繡口，風舞鶯翔。各將卷子繳去，專候放牌。

過了一刻，三聲炮響，各人出場。湯德元早帶著家人來接見。他三人出來，甚是歡喜。進了考寓，兆璧就將弟兄在場內生病的話告知湯德元，說頭篇是李大椿代筆。

湯德元聽了這話，點了點頭，接下說道：「可見代人好就是代自己好，若非我助他，他不得進場。顯見兆璧不能繳卷，足見人要行好。既他助忙，想來文字必佳，你可取來我看。」三人就將草稿呈上。湯德元越看越得意。

三篇之中，仍是兆璧第一，李大椿次之，兆琨又次之。兆璧道：「不怕大同人才再多，大約首列在這三本卷內。」談了幾句，大家睡了，專等發案。不知首列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